

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

吴

亮著

WULIANGZHU



NIUDUCONGSHU

牛犊丛书

NIUDUCONGSHU

87
16
208
2



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

YISHUJIAHEYOURENDEDUIHUA

吴 亮著

WULIANGZHU

牛犊丛书

NIUDU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辽民
封面设计：朱展程

牛犊丛书
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
吴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字数 99,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10078·3826 定价：1.80元



我生于1955年，属羊。我不知道我是绵羊还是山羊，因为我除了随和，有时确实也很好斗。

在课堂上我只正式坐过三年半，那是念小学的时候。读书识字仅是启蒙，以后的路就靠自己走了。

我曾在工厂呆了整整十四年。它给我愉悦，也给了我苦闷。

写作是我的一项生活内容。我把我的“对话”看成一个人的弈棋，不想决出胜负。我认为这是有益于智力的一种自由游戏。

吴亮

卷 头 语

文学观念在更新,美学思想在嬗变,传统文化在发展。时代正呼唤着变革。我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活跃着一支敏于思索,勤于耕耘,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青年生力军。他们犹如初生牛犊一样生气勃勃。为了反映他们的研究成果,记录他们前进的足迹,鼓励他们继续登攀,我们开辟了这块园地,名曰“牛犊丛书”。

“牛犊丛书”专收青年学人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中外文学批评的专题论著,一般限于十万字以内。坚持四项原则,提倡百家争鸣。我们期待着探索的佳构、沉思的美果、新颖的华章、潜心的精制在这块园地中争芳斗妍!

书前有序,书后有跋,为一般著作通例。本丛书每种前有《编者与作者的对话》一篇,使读者了解编者组稿意图、作者写作设想、本书主要

内容和其他有关情况,可视为序言,不妨先读。

愿初生的“牛犊”,在这自由的园地里,拉它
几回犁,练它几身劲,吃它几丛草,喝它几口水,
积累经验,增益才智,献出更多的奶和力,迎接
更远大的前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问 从你的第一篇“对话”发表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五年了。其间你除了撰写其他文章，一直陆陆续续地在写这个系列的“对话”。你是怎么开始想到用这一体例来阐述自己对艺术问题的看法的？

答 说起来真是非常偶然。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一开始我仅仅是随手写了一篇，并没有料到以后会兴趣不衰地连着往下写。我自知才疏学浅，根本无力透彻地把握艺术，因而时时感到困惑袭来。我写“对话”与其说是为了释除困惑，不如说是为了展示困惑更恰当些。也许有

人认为我缺乏明确的主张，因为我个人意见究竟倾向于哪一边确是难以辨认。我想我实际上是很难偏向于哪一边，它象两个半圆，构成了整圆。几年前，有的朋友以为我骨子里是偏袒某一方面的，我真诚地觉得，我并不这样。这几年来我写过不少文章，对自己明确认定的见解我是不隐瞒的。事实上，是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对辩论的双方，我持“亦此亦彼”的态度。

问 照这样看，你并无一个预定的计划？

答 可以这么说。当然，大致的意向是有的，希望自己经常冒出一些好的想法，事实是等待着题目出现。有段时间，我曾设立过几个具体的题目，如“艺术与忧虑”、“境况、内动力和艺术”、“艺术之极限”等等，但终因

种种缘故没有完成。这十几篇对话中至少有一大半是在无计划状态里写出的，通常被一个偶然的观念紧紧攫住，于是就顺着往下写。你显然可以说这些题目平时已在积蓄或酝酿，而非一时灵感的产物。我想这也可能。

问 你的意思是说，尽管平时一直在积累着对有关艺术问题的思考，但临到写作时仍要凭着一种“即兴发挥”？

答 我并不否认有计划、有步骤、有预定进度的写作——它们也很有效。我只是觉得，切不要把这种思维和表达凝固化。人其实可以在偶然中得到意外的收获。回顾起来，我的“对话”里有许多偶然冒出的见解，我并不反复琢磨，而是立即记录下来。现在看起来，粗糙的不完善的见解，却也不乏一种生机。再重申一遍：仅仅凭即兴，当然同样是不可靠的。

问 刚才你说，你对论辩中的双方持一种“亦此亦彼”的态度，这里似乎意味着你举起双手赞同双方——我想问，你满意这种两可状态吗？你坚持用“亦此亦彼”的立场来进入

每一个议题，目的又是什么呢？

答 不，不是赞同双方，而是承认双方共同的合理存在。存在是不可能被某种意见抹煞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所谓“亦此亦彼”，意思是“此存在，彼也存在”；不是“此对，彼也对”——至于我是否满意这种两可状态，我想坦白地承认：我并不满意。可是我的困惑在于，人很难为了满意而任意去相信一个观念，抛弃其他观念——如果它们都表现了某种“真”的话。没有比简单的“信奉”更肤浅的东西了，它意味着人心胸的褊狭和胆怯，只有无力的人才拚命抓住一个概念，据此以为灵魂有靠。我对“对话”的双方既赞同又怀疑，我的目的不过是想证明：应当在矛盾状态中把握艺术问题。

问 我感兴趣的是，你在同一个时刻兼顾到对话双方，会不会感到一种混乱？你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有困难吗？

答 这个情况倒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以为，兼顾双方不一定导致混乱。相反，有的人固执一种意见，却处处令人感到思维的混乱。世界本身和艺术本身是无所谓混乱的，混

乱只是一个茫无头绪者的内心惶惑。我认为，把一个主观秩序强加于万象纷呈的艺术世界，反会带来不可容忍的混乱。在对话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陷于双方的冲突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种快慰，发现世界真是十分的慈祥 and 宽容——因为它能容纳一切彼此矛盾的事物，包括人的种种不相同的认知。至于我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是否困难，我的回答是这样：倘若要我只扮演一个固定角色，那才是真的困难。

问 你以后还打算继续写下去吗？虽然你已写了十几篇，可是似乎还能够连续写。你前面提到的那几个未完成的篇名就很使人感兴趣。

答 恐怕暂时是不再写了。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形式对我来说已渐渐丧失了开始的新鲜感，我非常害怕雷同。尽管题目还可以找一些，但是体例、句式、口吻、措词等等，都让我觉得在重复以前的东西。这样的话，再坚持写下去，就有点“流水操作”的嫌疑了。第二个原因是，最近以来我的思考方式似乎在走向“一元状态”，这种状态是不

符合我的对话要求的。不知你是否发觉，我近期的若干篇对话减弱了冲突，双方仅仅是在“互补型”地闲聊。我自感这种状态实际上和内容产生了分裂，换句话说，它完全可以不写成对话。于是我反省了自己，终于醒悟到，那种在矛盾状态中同时显示双方的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可能在被另一种“确定性寻求”所冲淡。这一过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我将顺着它写出另一种面貌的文章。对此我是平心静气的，并不感到不安。不过，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对话看来就不得不中途辍笔了。

问 你认为这一系列已写成的“对话”有什么让你不满之处？当然，你还不妨说一说你对它的满意之处。

答 唯一的不满，是它的不成系统。如果不是因为我过于分心，是完全应当在这段时间里多写十几篇的，现在这个缺陷无法抹去了。说到满意之处，我想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它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我及时地抓住了一个个偶然的想法，没有让它们自生自灭。至于“对话”这一形式本身，那

是古已有之的——柏拉图的对话和中国的《论语》都是两千年前的事了，近代也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和《拉摩的侄儿》^①——我充其量是袭用而已。

问 我提最后一个问题。你把这些文章统称为“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能说说这个总题目的涵义吗？

答 没有涵义。但我想简单说一下对“对话”的理解。在柏拉图和孔子那里，对话如同一种布道、一种传授、一种启智、一种教诲。它是不可抵挡和不容怀疑的。先哲都是一些有大智慧的人，而学生们则太平庸。歌德虽显示出一种近代的博学、敏识、宽阔和修养，但可以看出爱克曼已不再是无主见的盲目信仰者。至于狄德罗和拉摩的侄儿对话，更表现了现代精神的抗拒性（我不打算详细评价这本对话体的哲理小说）。我以为就观念冲突而言，狄德罗的书对我更有启示。在现代，《论语》不会再有最新版本，

^① 《拉摩的侄儿》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1713—1784）所著的对话体小说。

柏拉图也不会有前来朝圣的学生了。

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这种冲突化了的对话导致人与人的敌对和分裂。我觉得冲突应导致共处。于是我就想到了“友人”这个词。是的，是友人。在艺术问题上，除了友人(或伙伴)关系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关系呢？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九日

目 录

卷头语	1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3
一、一种崭新的艺术在崛起吗	3
二、艺术世界的多元化	15
三、批评：干预和参预	27
四、艺术理论何以成为可能	40
五、什么是艺术感觉	55
六、语言的模糊及其限度	73
七、阅读心理和人性因素	87
八、我们的生活和艺术	99
九、亦此亦彼：爱情的争辩	112
十、艺术与人的缺陷	125

十一、困扰：一个文学主题	139
十二、孤独：照亮艺术的烛光	154
十三、反应的艺术，抑或反映的 艺术	168
十四、何谓艺术之真	184
十五、自动和主动：创造的驱力	192
十六、秩序和反叛：理性的告诫	205

总有对话，不是与人，便是与己。

——作者